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七

起屠維大淵獻盡上章困敦凡二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上

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爲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
戊寅上祀九宮貴神用王璵之言也乙卯耕籍田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爲流矢所中丙申薨
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初嗣業表段秀實爲懷
州長史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
獨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二
月壬子月食旣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
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
有之豈足爲灋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
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
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
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井泉皆溢

構棧而居自久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
一鼠直錢四千淘牆麩及馬屎以食馬人皆以爲克
在朝夕而諸軍旣無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中人欲降
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
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擊鼓
三百面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
官軍出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
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
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
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

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炁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炁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捐東京退保蒲陝都虞候張用濟曰蒲陝荐飢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遊奕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渡河待命於

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禮至而軍馬諸將各上表謝罪
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爲濟王府長史削銀
青階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衆還屯
鄴城南安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
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
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留於
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
等皆應迎謝慶緒曰任公暫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
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
慶緒窘蹙不知所爲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

往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
表徧示將士咸稱萬歲乃手疏唁慶緒而不稱臣且
曰願爲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
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
軟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
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
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棄失兩都久陷重圍
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
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怒曰棄失兩都亦何
足言爾爲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

皇討賊豈受爾伎媚乎即命左右壺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畱鎮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畱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丙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 辛卯以荔非元禮爲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爲節度判官 甲午以兵部侍

郎呂諲同平章事乙未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苗晉卿爲太子太傅王珣爲刑部尚書皆罷政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李揆爲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琦並同平章事上於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爲已任軍國大事多獨決於峴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 丙申以郭子儀爲東畿山東河東諸道

元帥權知東京畱守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 夏四月庚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 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勅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事無大小輔國口爲制勅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案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

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救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勅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賞其正直輔國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上不許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勅處分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

論競懸自追攝自今須一切經臺府如所由處斷不平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偽外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覘 甲辰置陳鄭毫節度使以鄧州刺史魯炆爲之以徐州刺史尚衡爲青密七州節度使以興平軍節度使李奩兼豫許汝三州節度使仍各於境上守捉防禦九節度之潰於相州也魯炆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炆慙懼飲藥而死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立其妻辛氏爲皇后子朝義爲懷王以周摯爲相李歸

仁爲將改范陽爲燕京諸州爲郡 戊申以鴻臚卿

李抱玉爲鄭陳潁毫節度使抱玉安興貴之後也爲

李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耻與安祿山同姓故賜

姓李氏 回紇毗伽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

人立其少子是爲登里可汗回紇欲以寧國公主爲

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爲婦若欲

從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外邪然亦爲之勢面而

哭 鳳翔馬坊押官爲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

妻訟寃李輔國素出飛龍廐勅監察御史孫綦鞫之

無寃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

權獻鞫之與瑩同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鞫之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曄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瑩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爲朋黨五月辛巳貶峴蜀州刺史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

丞威振朝廷

壬午以滑濮節度使許叔冀爲汴州

刺史充滑汴等七州節度使以試汝州刺史劉展爲

滑州刺史充副使

六月丁巳分朔方置邠寧等九

州節度使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

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爲朔

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

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願

得親王爲之副辛巳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光

弼副之仍以光弼知諸節度行營光弼以河東騎五

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

施士卒壁壘旌旗精采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左廂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光弼以檄召之用濟曰朔方非叛軍也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邪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銜枚以待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彊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右武鋒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用濟召不時至

斬之命部將辛京杲代領其衆僕固懷恩繼至光

弼引坐與語須臾閣者言蕃渾五百騎至矣光弼變

色懷恩走出召麾下將陽責之曰語汝勿來何得固

違光弼曰士卒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以潞沁

節度使王思禮兼太原進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

初潼關之敗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整屋張光晟

下馬授之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求

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史河西辛雲京思禮

怒之雲京懼不知所出光晟時在雲京麾下曰光晟

嘗有德於至公從來不敢言者恥以此取賞耳今使

君有急光晟請往見王公必爲使君解之雲京喜而遣之光晟謁思禮未及言思禮識之曰噫子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邪光晟以實告恩禮大喜執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力也吾求子久矣引與同榻坐約爲兄弟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寃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日特爲故人捨之即日擢光晟爲兵馬使贈金帛旧宅甚厚 辛卯以朔方節度副使殿中監僕固懷恩兼太常卿進爵大寧郡王懷恩從郭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亂刺史王政

奔荊州楚元自稱南楚霸王 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 戊午上使將軍曹日昇往襄州慰諭康楚元貶王政爲饒州長史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爲襄州刺史楚元不從 壬戌以李光弼爲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荊南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澧朗郢峽歸等州官吏聞之爭潛竄山谷 戊辰更令絳州鑄乾元重寶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祿宜以新錢給其冬料 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爲荊襄招討使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以陳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頽毫申節度使王仲昇爲申沔等五州節度使知淮南西道行營兵馬 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已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臯周摯自胡良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爲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爲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爲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衆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畱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

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
東京帝宅侍中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嶧嶺
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畱
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
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
詣河陽爲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遊兵已至
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
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
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纒
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庚寅恩

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掎其後不敢入宮退
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鄭滑
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 冬十月
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群臣上表諫乃止 史思明
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
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
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
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
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
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

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衆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甌裏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沉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旣夕還河陽畱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

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旣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恠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

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爲五臺府果毅己亥以庭暉爲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衆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澗城外置柵柵

外穿塹深廣二丈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
渾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
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
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填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
又開柵爲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
填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
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填塹何爲
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
士突出擊賊却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
乃復引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

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爲乃退入柵中賊亦
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
北城光弼遽帥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
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
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
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
百與之二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
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三百光弼令諸
將曰爾曹望吾旗而戰吾颯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
急颯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

通鑑卷三百二十一
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
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
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
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
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
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
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
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斬首千餘級
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
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
州思明不知摯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
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爲右金吾大將軍 卬簡嘉眉
瀘戎等州蠻反 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秦爲陝
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李名忠臣 康楚元等衆
至萬餘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
討之駐於鄧之境招諭降者厚撫之伺其稍怠進軍
擊之生擒楚元其衆遂潰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
荆襄皆平倫見素之從弟也 發安西北庭兵屯陝
以備史思明 第五琦作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
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四百二字
上言者皆歸咎於琦庚午貶琦忠州長史御史大夫
賀蘭進明貶溱州員外司馬坐琦黨也 十二月甲
午呂譚領度支使 乙巳韋倫送康楚元詣闕斬之
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
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礪子阪得馬六
百疋歸仁走以伯玉爲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李忠
臣與歸仁等戰於未寧沙柵之間屢破之

上元元年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令
餘如故 丙戌以于闐王勝之弟曜同四鎮節度副
使權知本國事 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

分邠寧等州節度爲鄜坊丹延節度亦謂之渭北節
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領邠寧鄜州刺史杜冕領鄜
坊節度副使分道招討戊子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
使畱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 上祀九宮貴神 二

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
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忠州長史第五琦旣
行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
曰琦備位宰相二百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
準律科罪期光即奏琦已服罪庚戌琦坐除名長流
夷州 三月甲申改蒲州爲河中府 庚寅李光弼

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 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翽據州反制以隴州刺史韋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已未以陝西節度使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瑒至襄州張維瑾等皆降 閏月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為司空自武德以來思禮始不為宰相而拜三公 甲戌徙趙王係為越王 已卯赦天下改元 追謚太公望為武成王選歷代名將為亞聖十哲其中祀下祀并雜祀一切並停 是日史思明入東京 五月丙午以太子太傅苗晉卿行侍中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宦者馬士言受賂為人求官於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呂諲諲為之補官事覺上言杖死壬子諲罷為太子賓客 癸丑以京兆尹南華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六月甲子桂州經略使邢濟奏破西原蠻二十萬衆斬其帥黃乾曜等 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乃勅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三十三

六

徐安四百五

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錢當三十
諸州更俟進止是時史思明亦鑄順天得一錢一當
開元錢百賊中物價尤貴 甲申興王詔薨倂張后
長子也幼曰定王侗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弟太子常
以恭遜取容會詔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 乙酉鳳
翔節度使崔光遠破党項於普潤 平瀘兵馬使田
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 上皇愛興慶宮自
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
宮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
皇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
園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
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
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有劔南奏事官過樓下拜
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爲之作主人李輔國素
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
立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
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
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
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
意其如群小何陛下爲天下主當爲社稷大計消亂

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與慶宮與閭閻相參垣
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
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
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與慶宮先有馬
三百匹輔國矯勅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
吾兒爲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
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
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
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
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高力士
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
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刀再拜
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已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
內居甘露殿輔國帥衆而退所留侍衛兵纔厓老數
十人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
曰興慶宮吾之王地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
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
罪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卿
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
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

之奏貶蓬州長史癸丑勅天下重稜錢皆當三十如
畿內 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
漆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玉真公主出
居玉真觀上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內備灑掃令萬
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
上皇日以不懌因不如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
問安旣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
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初哥舒翰
破吐蕃於臨洮西關磨環川於其地置神策軍及安
祿山反軍使成如璆遣其將衛伯玉將千人赴難旣
而軍地淪入吐蕃伯玉留屯於陝累官至右羽林大
將軍八月庚午以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 丁亥贈
謚興王侶曰恭懿太子 九月甲午置南都於荊州
以荊州爲江陵府仍置永平軍團練兵三千人以扼
吳蜀之衝從節度使呂諲之請也 或上言天下太
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乙未命子儀出鎮邠州党
項遁去戊申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
定河北發射生英武等禁軍及朔方鄜坊邠寧涇原
諸道蕃漢兵共七萬人皆受子儀節度制下旬日復
爲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冬十月丙子置青沂等

五州節度使 十一月壬辰涇州破党項 御史中

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強自用故爲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倔僵不受命姓名應謠識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爲亂然展方握彊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岷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爲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密勅舊都統

李岷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勲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爲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爲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岷謀解岷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岷鄧景

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岷反州縣莫知所從岷引兵度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儼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灩雷擊之景山衆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暉將兵四千略淮西李岷關北固爲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岷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岷軍聞之自潰岷奔宣城甲午展陷潤州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群棄城走昌群遣其將宗犀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爲潤州司馬丹楊軍使使昌群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江將二千人徇兗鄆薛鄂將五千人徇曹州十二月丙子党項寇美原同官大掠

而去 賊帥郭愔等引諸羌胡敗秦隴防禦使韋倫
殺監軍使 兗鄆節度使能元皓擊史思明兵破之
李峘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峘曰處人尊位
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
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
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峘乃悉以後
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
得二千人立柵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
宣州宣歙節度使鄭炅之棄城走李峘奔淇州李藏
用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于郁墅兵敗奔杭州景
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為潤州
刺史李可封為常州刺史楊持璧為蘇州刺史待封領
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展
以李晁為泗洲刺史宗犀為宣州刺史傅子昂屯南
陵將下江州徇江西於是屈突孝標陷濠楚州王暉
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
橫行江淮間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暉不得
西止屯廬州初上命平廬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
兵三千屯廬州既敗與邢延恩奏乞勅神功
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一
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及彭城勅神功討
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
二千度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
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度江神功入廣陵
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是
歲吐蕃陷廓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八

起重光赤奮若盡昭陽
單閼六月凡二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下

上元二年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應天 張景超

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疆於石夷門孫待封自

武康南出將龔景超攻杭州温晁據險擊敗之待封

脫身奔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

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暉辛亥夜神功先遣

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

山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邢延恩將三

千人軍於瓜洲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
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
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度還軍瓜洲而范知
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
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
早晚等耳遂更率衆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
什遂斬之劉殷許嶧等皆死隱林滑州人也楊惠元
等擊破王暉於淮南暉引兵東走至常熟乃降孫待
封詣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聞展死悉
以兵授張灋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灋雷至杭州

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
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荆南
節度使呂誼奏請以江南之潭岳郴邵水道連黔中
之涪州皆隸荆南從之 二月奴刺党項寇寶雞燒
大散關南侵鳳州殺刺史蕭愨大掠而西鳳翔節度
使李鼎追擊破之 戊辰新羅王登疑入朝因請宿
衛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又戍思歸止下離心擊
之可破也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於
上上勅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
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

勁卒恃功多不灑郭子儀寬厚曲宥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灑無所假貸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陽戊寅陳於卽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陳未定進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棄之光弼懷恩度河走保聞喜朝

恩伯玉奔還陝抱玉亦棄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李揆與呂諲同為相不相悅諲在荆南以善政聞揆恐其復入相奏言置軍湖南非便又陰使人如荆湖求諲過失諲上疏訟揆罪癸未貶揆袁州長史以河中節度使蕭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史思明猜忍好殺群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常從思明將兵頗謙謹愛士卒將士多附之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

義將兵爲前鋒自北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軍繼之三月甲午朝義兵至疆子嶺衛伯玉逆擊破之朝義數進兵皆爲陝兵所敗思明退屯永寧以朝義爲怯曰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法斬朝義及諸將戊戌命朝義築三隅城欲貯軍糧期一日畢朝義築畢未泥思明至詬怒之令左右立馬監泥斯須而畢思明又曰俟克陝州終斬此賊朝義憂懼不知所爲思明在鹿橋驛令腹心曹將軍將兵宿衛朝義宿於逆旅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說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俛首不應悅

等曰王苟不許悅等今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君善爲之勿驚聖人悅等乃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則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盡怨恐禍及已不敢違是夕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宿衛兵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思明寢所值思明如廁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示之思明聞有變踰垣至廐自韉馬乘之悅僂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墜馬遂擒之思明問亂者爲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曰我朝來語失宜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

於柳泉驛囚之還報朝義囚事成契朝義曰不驚聖人乎悅曰無時周摯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悅等使許季常往告之摯驚倒於地朝義引軍還摯叔冀來迎悅等勸朝義執摯殺之軍至柳泉悅等恐衆心未壹遂縊殺思明以甕裹其尸橐駝負歸洛陽朝義即皇帝位改元顯聖密使人至范陽勅散騎常侍張通儒等殺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并不附已者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戰城中數月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爲范陽尹燕京留守時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爲丘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

安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李光弼上表固求自貶制以

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 術士長塞鎮將朱融與左武衛將軍竇如珩等謀奉嗣岐王珍作亂金吾將軍邢濟告之夏四月乙卯朔廢珍爲庶人溱州安置其黨皆伏誅珍業之子也丙辰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戶鎬嘗買珍宅故也 巳未以吏部侍郎裴遵慶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乙亥青密節度使尚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 丁丑兗鄆節度使能元皓破史朝義兵 壬午梓州刺史段

子璋反子璋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東川節度使李
旻奏替之子璋舉兵襲旻於綿州道過遂州刺史虢
王巨蒼黃修屬郡禮迎之子璋殺之李旻戰敗奔成
都子璋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爲龍安府置百
官又陷劔州 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初
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
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
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泣
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癸巳党項寇寶

雞 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爲滑鄭汴節

度使將數千兵戍滑臺彰密因中使楊萬定通表請

降徙屯杏園度思明疑之遣其將薛岌圍之彰與岌

戰大破之因隨萬定入朝甲午以彰爲滑衛等六州

節度使 戊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史朝義范陽

兵破之 乙未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東川節度使

李旻共攻綿州庚子拔之斬段子璋 復以李光弼

爲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

南東荆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

淮 六月甲寅青密節度使能元皓敗史朝義將李

元遇 江淮都統李峘畏失守之罪歸咎於浙西節

度使侯令儀丙子令儀坐除名長流康州加田神功
開府儀同三司徙徐州刺史徵李峘鄧景山還京師

戊寅党項寇好畤 秋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

大星皆見 以試少府監李藏用為浙西節度副使

八月癸丑朔加開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

乙未輔國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厨具饌太常設

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

可為其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

已上密謂蕭華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

不與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

華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 己巳李光弼赴河南

行營 辛巳以殿中監李若幽為鎮西北庭興平陳

鄭等節度行營及河中節度使鎮絳州賜名國貞

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

佛菩薩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 壬寅

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為

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因赦天下停京兆河南太原

鳳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號自今每除五品以上清

望官及郎官御史刺史令舉一人自代觀其所舉以

行殿最 江淮大饑人相食 冬十月江淮都統崔

圓署李藏用爲楚州刺史會支度租庸使以劉展之亂諸州用倉庫物無準奏請徵驗時倉猝募兵物多散亡徵之不足諸將往往賣產以償之藏用恐其及已嘗與人言頗有悔恨其牙將高幹挾故怨使人詣廣陵告藏用反先以兵襲之藏用走幹追斬之崔圓遂簿責藏用將吏以驗之將吏畏皆附成其狀獨孫待封堅言不反圓命引出斬之或曰子何不從衆以求生待封曰吾始從劉大夫奉詔書來赴鎮人謂吾反李公起兵滅劉大夫今又以李公爲反如此誰則非反者庸有極乎吾寧就死不能誣人以非罪遂斬

之 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賀如正旦儀 或告鴻

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司農卿嚴莊俱下獄京兆尹劉晏遣吏防守莊家上尋勅出莊引見莊怨晏因言晏與臣言常道禁中語矜功怨上下亥貶晏通州刺史莊難江尉謙伏誅戊子御史中丞元載爲戶部侍郎充句當度支鑄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載初爲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專掌財利 戊戌冬至己亥上朝

上皇於西內 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史朝義拔永寧破澠池福昌長水等縣 己酉上朝獻太清宮庚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二百九十一
戊享太廟元獻廟建丑月辛亥朔祀圓丘太一壇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與范陽相攻連年救援既絕又
為奚所侵乃悉舉其軍二萬餘人襲李懷仙破之因
引兵而南

寶應元年建寅月甲申追尊靖德太子琮為奉天皇
帝妃竇氏為恭應皇后丁酉葬于齊陵甲辰吐蕃
遣使請和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川大
守李春朝義將史參救之丙午戰于城下又破之

戊申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度河而會田神
功能元皓於兗州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

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
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
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
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
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
或相聚山澤為群盜州縣不能制建卯月辛亥朔
赦天下復以京兆為上都河南為東都鳳翔為西都
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奴刺寇成固初王思禮
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奏
請輸五十萬斛於京師思禮薨管崇嗣代之為政寬

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殆盡惟陳腐米萬餘斛在
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鉤校所出入將士
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
其第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死乃許之諸
將怒曰我輩會不及一馬乎遂作亂癸丑殺景山上
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亂者遣使慰諭
以安之諸將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爲
節度使雲京奏張光晟爲代州刺史 絳州素無儲
蓄民間饑不可賦歛將士糧賜不充朔方等諸道行
營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突將

王元振將作亂矯令於衆曰來日脩都統宅各具畚
鍤待命于門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修宅夫邪乙
丑元振帥其徒作亂燒牙城門國貞逃于獄元振執
之置卒食於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修宅
則無之軍食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衆欲退元
振曰今日之事何必更問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
拔刃殺之鎮西北庭行營兵屯於翼城亦殺節度使
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爲節度使朝廷因而授之
戊辰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與史朝義將謝欽讓戰
于申州城下爲賊所虜淮西震駭會侯希逸田神功

能元皓攻汴州朝義召欽讓兵救之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從連賊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辛未以郭子儀爲汾陽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澤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絹四萬匹布五萬端米六萬石以給絳軍建辰月庚寅子儀將行時上不豫群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史朝義遣兵圍李抱玉於澤州子儀發定國軍救之乃去上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樂在襄陽其將士亦愛之乃

諷所部將吏上素畱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荆南節度使呂諲淮西節度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衆心恐久難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會謝欽讓圍王仲昇於申州數月瑱怨之按兵不救仲昇竟敗沒行軍司馬裴茂謀奪瑱位密表瑱僞疆難制請以兵襲取之上以爲然癸巳以瑱爲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使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勅以茂代瑱爲襄鄧等州防禦使甲午奴刺寇梁州觀察使李勉棄城走以邠州刺史河西臧希讓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丙申党項寇奉天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庚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四百三十一
午以戶部侍郎元載為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壬寅以司農卿陶銳為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戊申華罷為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建巳月庚戌朔澤州刺史李抱玉破史朝義兵於城下 壬子楚州刺史崔旆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 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乙卯遷坐於太極殿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群臣發哀於太極殿蕃官務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

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午制改元復以建寅為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下 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勅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勲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

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恒俊選宦官有
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乙丑后以上命
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俟
之太子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
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
可入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廐且以甲卒守之是夜
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恒俊及知內侍
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
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數十人幽
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丁卯上崩輔國等殺
后并係及兗王儻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
門與宰相相見叙上皇晏駕拜哭始行監國之令戊
辰發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宣遺詔己巳代宗即位
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聞上皇崩號慟嘔血而卒
甲戌以皇子奉節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李輔
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
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乙亥號
輔國爲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
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以內飛龍廐副使程元振爲
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朱光輝及內常侍啖庭

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三
瑶山人李唐等二十餘人皆流黔中 初李國真治

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

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

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

私邪五月庚辰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

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

東諸鎮率皆奉灑 壬午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

令 党項寇同官華原 甲申以平盧節度使侯希

逸為平盧青淄等六州節度使由是青州節度有平

盧之號 乙酉徙奉節王适為魯王 追尊上母吳

妃為皇太后 壬辰貶禮部尚書蕭華為峽州司馬

元載希李輔國意以罪誣之也 勅乾元大小錢皆

一當一民始安之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

盡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為遂城果毅開封劉昌曰

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

必救我城東南隅最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

將以朝義兵尚疆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

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安知

吾之眾寡遂徑趣徐州使充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

朝義大破之先是田神功既克劉展留連揚州未還

太子賓客尚衡與左羽林大將軍殷仲卿相攻於充
鄆聞光弼至憚其威名神功遂還河南衡仲卿相繼
入朝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自餘衆務悉
委判官張俊俊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白事光弼
多令與俊議之諸將事俊如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
夏以寧先是田神功起偏裨爲節度使留前使判官
劉位等於幕府神功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俊抗
禮乃大驚徧拜位等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
君亦胡爲不言成神功之過乎 丁酉赦天下 立

皇子益昌王邈爲鄭王延爲慶王迴爲韓王 來瑱

聞徙淮西大懼上言淮西無糧請俟收麥而行又諷
將吏留已上欲姑息無事壬寅復以瑱爲山南東道
節度使 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
上請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
尚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帥行軍司馬仍遷輔國
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辛酉
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輔國入謝憤咽而言
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慰諭而
遣之 壬戌以兵部侍郎嚴武爲西川節度使 襄
鄧防禦使裴茂屯穀城旣得密勅即帥麾下二千人

汧漢趣襄陽巳巳陳於穀水北瑱以兵逆之問其所
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瑱
曰吾巳蒙恩復留鎮此何受代之有因取勅及告身
示之戎驚惑瑱與副使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
擒戎於申口送京師賜死乙亥以通州刺史劉晏為
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轉運鹽鐵鑄錢等使
秋七月壬辰以郭子儀都知朔方河東北庭潞儀澤
沁陳鄭等節度行營及興平等軍副元帥 癸巳劔
南兵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害拒嚴武武不得進
八月桂州刺史邢濟討西原賊帥吳功曹等平之
巳未徐知道為其將李忠厚所殺劔南悉平 乙丑
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入朝謝罪上優待之 巳巳
郭子儀自河東入朝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
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
上慰撫之子儀遂留京師 台州賊帥袁晁攻陷浙
東諸州改元寶勝民疲於賦歛者多歸之李光弼遣
兵擊晁於衢州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九
月庚辰以來瑱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知山南東道
節度使 乙未加程元振驃騎大將軍兼內侍監
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議事有與程元振相違者丙

通鑑卷三十三
申貶冕施州刺史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
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庭回紇登里可汗
已爲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今中原無主可汗
宜速來共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致勅書曰先帝
雖棄天下今上繼統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
京者也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爲丘墟有
輕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
國十萬衆至矣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
之於忻州南初毗伽闕可汗爲登里求昏肅宗以僕
固懷恩女妻之爲登里可敦可汗請與懷恩相見懷

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爲可汗言唐家恩信
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可汗欲自
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東向藥子昂說之曰關中數
遭兵荒州縣蕭條無以供擬恐可汗失望賊兵盡在
洛陽請自土門略邢洺懷衛而南得其資財以充軍
裝可汗不從又請自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亦
不從又請自陝州大陽津度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
俱進乃從之 袁冕陷信州 冬十月袁冕陷溫州
明州 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辛酉辭行以兼
御史中丞藥子昂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

人韋少華爲判官給事中李進爲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爲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勅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爲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 丙寅上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雍王适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軍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爲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爲元帥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魏琚韋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遣歸營琚少華一夕而死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又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爲殿自澠池入潞澤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畱陝州辛未懷恩等軍于同軌史朝義

聞官軍將至謀於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漢兵來宜悉衆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淮州癸酉拔之乙亥官軍陳于橫水賊衆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陳于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陳於昭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衆而賊陳不動魚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

大敗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又敗人馬相蹂踐尚書谷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書令許叔冀王佑等承制釋之懷恩畱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朝義至汴州其陳畱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朝義奔濮州獻誠開門出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略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爲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回紇悉置所掠

寶貨於河陽畱其將安恪守之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度河懷恩進攻滑州拔之追敗朝義於衛州朝義睢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將兵四萬餘人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長驅至昌樂東朝義帥魏州兵來戰又敗走於是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趙恒深定易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嵩楚玉之子也抱玉等已進軍入六宮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疑懷恩有貳心各表言之朝

密爲之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僞官者一切不問 巳丑以戶部侍郎劉晏兼河南道水陸轉運都使 丁酉以張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統恒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王武俊說寶臣曰今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鬪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爲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爲善擢爲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于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巳

亥以懷恩爲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書令單于
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
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清朝義自
衡水引兵三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
軍益振遂逐之大戰于下博東南賊大敗積尸擁流
而下朝義奔莫州懷恩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
郝庭玉與田神功辛雲京會於下博進圍朝義於莫
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 十二月庚申初以太
祖配天地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上

廣德元年春正月己卯追謚吳太后曰章敬皇后

癸未以國子祭酒劉晏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度支
等使如故 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
及爲相元振譖瑱言涉不順王仲昇在城中以屈服
得全賊平得歸與元振善奏瑱與賊合謀致仲昇陷
賊壬寅瑱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於路由是藩鎮皆
切齒於元振 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
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朝
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旣去承
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

希逸薛兼訓等帥衆三萬追之及於歸義與戰朝義敗走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朝義至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留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抱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興今旣歸唐矣豈可更爲反覆獨不愧三軍邪大丈夫耻以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旣食而去東奔廣陽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温泉柵李懷仙遣兵追及之朝義窮感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閏月己酉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遏 癸亥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

衛邢洛具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

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北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回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畝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士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初長安人梁崇義以羽林射生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崇義有勇力能卷鐵舒鈞沈毅寡言得衆心瑱之入朝也命諸將分戍諸州瑱死戍者皆奔歸襄陽行軍司馬龐充將兵二千赴河南至汝州聞瑱死引兵還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拒之充奔房州崇義自鄧州引戍兵歸與昭及副使薛南陽相讓爲長久之不決衆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爲帥崇義尋殺昭及南陽以其狀聞上不能討三月甲辰以崇義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崇義奏改葬瑱爲之立祠不居瑱聽事及正堂辛酉葬

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于秦陵廟號玄宗庚午葬文
明武德大聖太宣孝皇帝于建陵廟號肅宗 夏四
月庚辰李光弼奏擒袁晁浙東皆平時袁晁聚眾近
二十萬轉攻州縣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討平之
伯儀魏州人也 郭子儀數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
宜早爲之備 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
吐蕃爲虜所畱二年乃得歸 群臣三上表請立太
子五月癸卯詔許俟秋成議之 丁卯制分河北諸
州以幽莫媯檀平薊爲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爲成德
軍管相具邢洺爲相州管魏博德爲魏州管滄棣冀

瀛爲青淄管懷衛河陽爲澤潞管

六月癸酉禮部

侍郎華陰楊綰上疏以爲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

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

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

帖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

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舉人皆

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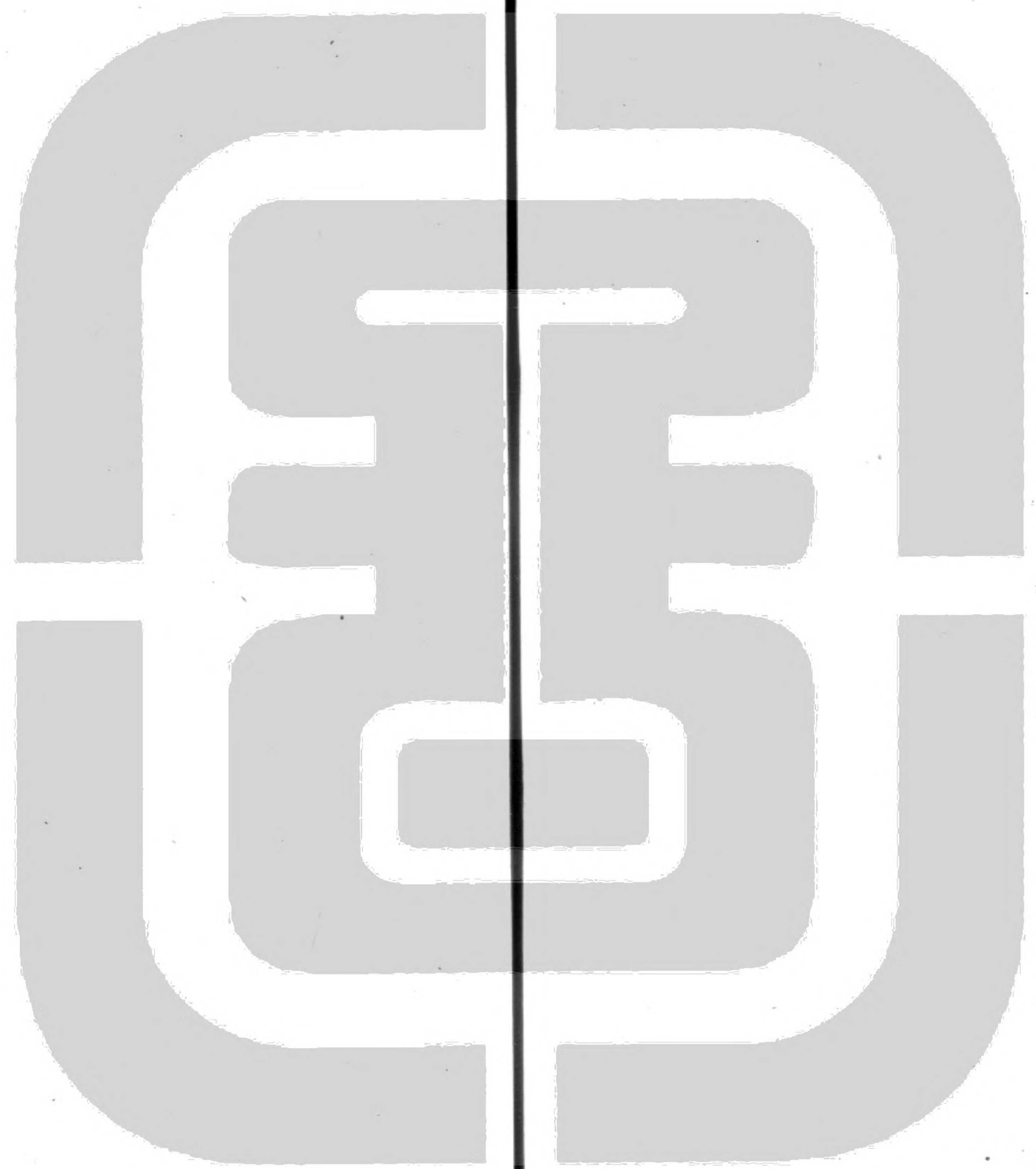
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

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

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

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
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
並與綰同至議以爲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考文
者以聲病爲是非風流頽敝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
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
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勅禮部具條目
以聞綰又請置五經秀才科 庚寅以魏博都防禦
使田承嗣爲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爲
兵惟使老弱者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
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同華節度使李懷讓爲程

元振所請恐懼自殺



Vertical lines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indicating a table or list structure.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run vertically down the page.

Small, faint text or markings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or a marginal note.

